

七竅門上目

七竅門下耳鼻

口齒

髭鬚脣舌面咽喉



張氏醫通卷八

張氏醫通卷之八

清

長洲石頑張

璐路玉父纂述

石頑

男

以柔安世

叅訂

訥遜言

日本

大泉長菴前田安宅子仁

再訂

男

典子守

七竅門

目疾統論

內經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睛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裏攢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

後世五輪八廓蓋本諸此

是故瞳子黑眼法於

陰。白眼赤脉法於陽。陰陽合傳而精明也。○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人卧則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心合脉。諸脉皆屬於目。○目者宗筋之所聚。上液之道也。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氣脫者。目不明。○目眥外決於面者。為銳眥。屬少陽近鼻上為內眥。上為外眥。屬太陽下為內眥。屬陽明○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邪客陽蹻之脉。令人目痛。從內眥始。

東垣曰。經云。諸脉皆屬於目。目得血而能視。又云。心事煩冗。飲食失節。勞役過度。故脾胃虛弱。心火大盛。則百脉沸騰。血脉逆行。邪害空竅。夫五藏六府之精氣。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目者。血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藏之精氣皆失所司。不

能歸明於目。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靜而安。相火代行其
令。相火者。胞絡也。主百脈。皆榮於目。既勞役運動。勢乃妄行。
及因邪氣所并。而損其血脈。故諸病生焉。凡醫者。不理脾胃。
及養血安神。治標不治本。不明正理也。
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如氣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
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瞖。火乘肝與腎也。赤脈貫目。火自甚
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內經云。熱勝則腫。治火之法。在藥
則鍼寒。吐之下之。在鍼則神庭上星。顙會前項百會。血之瞖
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腫者。可使立消。
惟小兒不可刺顙會。爲肉分淺薄。恐傷其骨。然小兒水在上。
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內經云。血實者
宜決之。又云。虛者補之。實者寫之。如雀目不能夜視。及內障。

暴怒大憂之所致也。皆禁出血。止宜補肝養腎。目暴腫。隱濇難開者。以三稜鍼刺前頂百會穴。出血大妙。宜淺勿深。深則傷骨。惟後項強間。腦戶。風府四穴。不可輕用鍼灸。以多忌犯故也。○目忽盲不見物。此相火也。太陽陽明氣血俱盛。乃刺其鼻中攢竹穴。與頂前五穴。大出血立明。他經出血。其病轉劇。故曰。刺太陽陽明。則目愈明。刺少陽陽明。則目愈昏。近世有以光明草於上下胞打出血絲。往往獲効。卽三稜鍼刺血之法。惟可施之於有餘暴發耳。

外障屬風熱上壅。上下胞努肉。蓓蕾磨蕩其睛。久之生翳蔽其睛明。當消風散熱。外用點藥退之。內障屬虛挾氣鬱。黑水神光昏瞢。外似好眼。而不能照物。不痛不癢。惟不能睹。須分氣血脾胃治。

銀海精微曰。夫眼者。乃五藏之精華。如日月麗天。昭明而不
可掩者也。其首尾赤皆屬心。其滿眼白睛屬肺。其烏睛裏攢
屬肝。其上下肉胞屬脾。而中間一點黑瞳如漆者。腎實主之。
是隨五藏各有證應。然論所主。則瞳子之關係重焉。何以言
之。目者肝之外候也。肝取木。腎取水。水能生木。子肝母腎焉。
有子母而能相離者哉。故肝腎之氣充。則精彩光明。肝腎之
氣乏。則昏矇眩暈。烏輪赤暈。刺痛浮漿。此肝熱也。眼生新淚。
枯黃遠睛。此肝虛也。瞳神開大。淡白偏斜。此腎虛也。瞳神緊
小。或帶微黃。此腎熱也。一虛一實。以此驗之。凡熱衝發於眼。
皆當清心補肝。又不可拘執其水生木之說。析而論之。則拘
急牽颺。瞳胞白癢而清淚。不赤不痛。是謂風眼。烏輪突起。胞
硬紅腫。眵淚溼漿。裏熱刺痛。是謂熱眼。眼昏而淚。胞腫而軟。

上壅朦朧。酸澁微赤。是謂氣眼。其或風與熱并。則癢而浮赤。風與氣薄。則癢而昏沉。血熱交聚。故生淫膚。粟肉。紅縷。偷鍼之類。氣血不至。故有眇視胞垂。雀目。盲障之形。淡紫而隱紅者。爲虛火。鮮紅而嫩赤者。爲實熱。兩眦逞露。生努肉者。此心熱血旺。白膜紅膜如拘輪者。此氣滯血凝。熱證瞳神肉壅。白睛帶溼。色浮而赤者也。冷證瞳神青綠。白睛枯槁。氣沉而濁也。眼熱經久。復有風冷所乘。則赤爛。眼中不赤。但爲痰飲所注。則作痛。肝氣不順而挾熱。所以羞明。肝熱畜聚而傷胞。所以胞合。此外證之大槩。然而五藏不可缺一。脾與肺獨無預何也。曰。白睛帶赤。或紅筋者。其熱在肺。上胞下瞼。以目胞間如疥點者。其熱在脾。脾主味也。五味榮養諸中。則精神發於外。肺主氣也。水火升降。營衛滿轉。非氣孰能使之。前所云五

藏各有證應。於此又可推矣。雖然眼之爲患。多生於熱。其間用藥大抵以清心涼肝。調血順氣爲先。有如腎家惡燥。設遇虛證。亦不過以當歸地黃輩潤養之。輕用溫藥不可也。至於退腎一節。尤關利害。凡腎起肺。肺家受熱。輕則朦朧。重則生翳。如珍珠。如碎米者。易散。腎狀如梅花者。難消。雖腎自熱生。然治法先退腎而退熱。若謂熱極生腎。先去赤熱。則血爲之冰。而腎不能去矣。其有赤眼。涼藥與之過多。又且滌之以水。不反掌而水凝矣。眼持一團水。且水性澄清。尤不可拘拘於點洗。喜怒失節。嗜慾過度。窮役眼力。泣涕過多。凌寒衝風。當暑觸熱。不避煙火。飲啖熱多。此皆患生於藏府者也。端事點洗可乎。有能靜坐澄神。愛護目力。放懷息慮。心逸日休。調和飲食以養之。斟酌藥餌以平之。明察秋毫。斷可必矣。

五輪八廓所屬。五輪者。肝屬木。曰風輪。在眼爲黑睛。心屬火。曰血輪。在目爲二眦。脾屬土。曰肉輪。在目爲上下胞。其上屬脾。而下屬胃。肺屬金。曰氣輪。在目爲白仁。腎屬水。曰水輪。在目爲瞳神。此爲眼目之根本。又藉血爲之胞絡也。逮夫八廓。有名無位。膽之府爲山廓。又名清淨廓。大腸之府爲天廓。又名傳送廓。膀胱之府爲澤廓。又名津液廓。肝之府爲風廓。又名養化廓。腎之府爲水廓。又名會陰廓。命門之府爲火廓。又名抱陽廓。脾胃之府爲地廓。又名水穀廓。小腸之府爲雷廓。又名關前廓。此雖眼目之源派。而實無關於治療也。五藏或蘊積風熱。或有七情之氣。鬱結不散。上攻眼目。各隨五藏所屬而見。或腫而痛。羞澀多淚。或生冷翳障膜。昏暗失明。治之須究其源。風則散之。熱則清涼之。氣結則調順之。切不可輕

用鍼刀鈎割。偶得其愈。出乎僥倖。倘或不然。終身之害。又曰。不可過用寒涼。恐冰其血。凝而不流。亦成痼疾。當量人之老少。氣體虛實用藥。又有腎虛者。亦令人眼目無光。或生冷翳。當煖腎經。北方之人患眼。皆是目冒飛沙。夜卧熱坑。二氣交蒸。治宜多用涼藥。稟氣與南方不同也。又痘癍之後。毒氣鬱於肝。氣不能瀉。發於眼目。傷於瞳神者。素無治法也。

開導說

開導之法。蓋由陰虛火盛。經絡鬱滯。不得通暢而設。其處有五。謂迎香。內眥。上星。耳際。左右。兩太陽穴也。內眥正隊之衝鋒也。其功雖遲。漸收而平順。兩太陽。擊其左右翼也。其功次之。上星穴。絕其嚮道也。內迎香。抵賊之巢穴也。成功雖速。乘險而征。耳際。擊其遊騎耳。道遠功卑。智者不取。此實極危之

良術。挫敵之要機。與其閉門捕賊。不若開門逐之。爲良法也。若病淺而邪不勝正者。固內治而邪自退矣。倘或六陽炎熾。不若開導通之。縱使其虛。雖有所傷。以藥內治而補其所虧。庶免瘀滯至極。而有潰爛枯凸之患。

點服藥說

病有內外。治各不同。內疾已成。外證若無。點之何益。外有紅絲赤脈。若初發。乃微邪。退後乃餘賊。點亦可消。服之猶愈。內病始盛。而不內治。只泥外點者。不惟徒點無功。且有激發之患。內病既成。外病已見。必須內外夾攻。點服並行。奈何人多愚拘。有喜服而畏點者。有喜點而畏服者。不知內證既發。非服不除。外疾既成。非點不退。外障服而不點者。病初發。浮嫩未定者亦退。既已結成者。服雖不發。不長。所結不除。當內外

夾攻方盡其妙

鈎割鍼烙說

鈎割鍼烙四者。猶斬刈之刑。剪戮兇頑之法也。如鈎。先須識定何處。皮肉筋脈浮淺。而手力亦隨病輕重行之。如鍼。先須識定內障證候。可鍼。歲月已足。氣血寧定者。方與之鍼。庶無差誤。鍼後當照證內治其本。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之所宜。若止治其標。不治其本。則氣不定。不久復爲害矣。割。如在氣血肉三輪者可割。而大皆一塊紅肉。乃血之英。心之華也。若誤割之。則目盲。傷重者死。有割傷因而惹風。則爲燥爲潰爛。爲漏爲目枯。凡障若掩及風輪之重厚者可割。如攀睛努肉。雞冠蜆肉。魚子石榴。赤脈虬筋肉。睥粘輪等證。可割。凡鈎割見血。及鍼犯血絡。須以綿漬墨水裹之。餘病及在風輪之淺者。

誤割之。則珠破而目損矣。烙能治殘風潰眦。瘡爛溼熱。久不愈者。輕則不須烙而能自愈。若紅障血分之病。割去者。必須烙定。否則不久復生。在氣分之白者。不須用烙。凡鍼烙皆不可犯及烏珠。雖有惡障厚者。鈎割亦宜輕輕淺淺。拔去外邊。其內邊障底。只點藥緩伐。久自潛消。若剝割風毒流毒瘀血等證。當以活法審視。不可拘於一定。鍼瞳神發白。一切內障。在心融手巧。輕重得宜。須口傳目見。非筆下可形容也。

金鍼開內障論

張飛疇曰。內障一證。皆由本虛邪入。肝氣衝上。不得外越。凝結而成。故多患於躁急善怒之輩。初起之時。不痛不癢。視物微昏。或朦朧如輕烟薄霧。次則空中常見黑花。或如蠅飛蟻垂。睹一成一。瞳神漸漸變色。而至失明。初時一眼先患。次則

相牽俱損。能睹三光者可治。若三光已絕。雖龍樹復出。亦難挽回。古人雖立多名。終不越有水無水之辨。若有水而光澤瑩徹者。易明。無水而色不鮮明者。難治。忽大忽小。收放如氣蒸動者。鍼之立明。若久視定而不動者。爲死腎。縱水未枯。治之亦難全復。腎色白或帶青。或如爐灰色。糙米色者。易明。若眞綠正黃色者。不治。凡腎不拘何色。但有稜角。撥卽難落。腎狀破散。及中心濃重者。非撥可除。若猶能視物者。其腎尙嫩。不可便鍼。俟腎老。然後鍼之。又一種腎色雖正。水縱不枯。目珠輒塌者。此必不治。不可輕用金鍼。如一眼先暗。而三光已絕。其後眼續患。亦難鍼治。若夫瞳神散大。或緊小。或渾黑。或變色而無障。腎至不睹三光者。此內水虧乏。不在證治。倪仲賢所云。圓腎。冰腎。滑腎。濇腎。散腎。浮腎。沉腎。橫腎。裏花腎。白

腎黃心。黑水凝腎。驚振內障等證。金鍼撥之。俱可復明。但鍼後數日中。宜服磁硃消腎等藥。後則常服補腎調養氣血之劑。以助其光。其腎狀龍木論中已悉。不暇再述。姑以鍼時手法言之。若江西流派。先用冷水洗眼。使腎凝定。以開鋒鍼。先刺一穴。續進圓鍼撥腎。或有開孔撥腎。俱用鴨舌鍼者。云雖龍樹真傳。但鍼粗穴大。每至痛極欲暈。余所用毫鍼細而尖銳。取穴輕捷。全無痛楚。然必擇吉日。避本命對冲日。閉破日。尻神在頭日。風雨陰晦日。酷暑嚴寒日。令病人先食糜粥。不可過飽。少停向明端坐。一人扶定其首。禁止傍人喧雜。及左右經孕孝服不潔之人。醫者凝神澄慮。慎勿膽怯手顫。以左手大次二指。按閉眼胞。使其轉睛向鼻。睜目如努出狀。右手大次中三指。捻正金鍼鑲處之上。看準穴道。從外眥一邊離

黑珠約半米長許。平對瞳神。下鍼最便。必須手準力完。一鍼
卽進。切勿撓動。使之畏恐。所以開單瞽。須遮蔽好眼。方可進
鍼。進鍼之後。以下脣畧抵鍼柄。輕輕移手於鍼柄盡處。徐徐
撚進。第一宜輕。稍重則痛。俟鍼進約可撚至瞳神時。以各指
曲附大指次節。承其鍼柄。虛虛拈著。向上斜回。鍼鋒至瞳神
內夾道中。貼瞽內面。往下撚之。瞽卽隨落。若不落。再如前手
法。從上往下撚之。倘三五撚不下。須定穩念頭。輕輕撚去。自
落。惟死瞽撚之不動者。忌撚。有撚落而復起者。當再撚之。其
瞽隨鍼捺於黑珠之下。畧頓起鍼。緩緩撚出。但元氣虛人。鍼
後每多作嘔。以托養神膏者。屬胃氣也。須預備烏梅之類。勿
使其嘔爲妙。嘔則防瞽復上。上則一兩月後復鍼。瞽旣盡。不
可貪功多撚。多撚則有傷損神膏。嘔動胃氣之害。凡瞽嫩如

漿不沾鍼首而不能撥下。或撥下而復泛上滿珠者。服補養兼消腎藥自明。先與千金磁硃丸七服。次與皂莢丸生熟地黃丸並進。否則俟凝定再鍼。不可限以時日。有種腎雖撥落圓滑而捺下復滾上者。必畧縮鍼頭。穿破其腎。捺之自下。不下亦如前用藥自消。或有日珠難於轉內者。鍼內眥亦得。此名過梁鍼。取穴較外眥稍遠一線。鍼法與外眥無異。但畧覺拘手。然鼻梁高者難於轉鍼。不可強也。若鍼右眼外眥下鍼之後。換左手轉鍼撥腎。手法亦須平日演熟。庶無失誤。出鍼之後。令病者垂垂閉目。用綿紙五七重。量紙厚薄及天時寒暖封固。更以軟帛裹黑豆數粒。以線繫定。鎮眼使日珠不能動移。動則恐腎復上。是以欬嗽之人不宜用鍼。亦是此意。又肝虛人時有淚出。勿用黑豆。宜以決明子代之。則無脹壓珠